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郭公案 第七編 姦淫

判問妖僧誑俗

延平民俗，多呼神佛。持齋誦經，無問男女，男呼齋公，女呼齋婆。彼此通家，往來作會。

萬曆丁酉年，順昌郭源嶺，有一廖勛齋公，悅一同會趙春之妻胡氏，悶悶無策，致思成疾。有一遊僧譚法明化緣見之，說曰：「貧僧觀齋公心中似有不愜。」廖齋公笑曰：「爾但抄化可矣，何能曉得我心中之事？」法明曰：「貧僧知齋公七情有感，鬱而未遂。你試與我說，必能為齋公出力。」齋公不得已，告以所悅未遂事。法明乃為謀曰：「三月三日，輪諸公大會，那時貧僧當來，來則事必諧。」齋公喜，許以事成重謝。

及至日期，眾人畢集。法明假為求齋，來至會所，遂於齋公前叩首呼萬歲；復於胡氏前，亦呼主母。眾皆大駭，問僧緣故。法明曰：「請主公前去照水。」但見頭戴冲天冠，身穿絳黃袍，腰繫玉帶。復令胡氏照水，亦儼然皇后衣服。法明曰：「諸公皆是從法事會中來的，皆有佐命之職，請俱照水。」但見冠冕兜鍪，人各異服。此乃法明幻游以惑眾耳。眾人以為奇，遂共拜法明為國師。法明因言於胡氏之夫趙春曰：「主母非君妻，宜獻廖主人。呼他重酬爾禮，爾其別娶可也。」趙春聽命。廖齋公果厚以金銀娶去。法明亦得廖齋公金三十兩。

時同會三百餘人，不知法明是幻術，以為真主出世，遂覬非望，積草屯糧，糾聚凶徒，共舉大事。廖齋公不能止。內有一齋公，是謝屯人，少習儒業，頗知道理，名曰鄭和。見共會人都惑於妖僧，知其必敗。又知郭爺平昔正直，不惑於鬼神，遂到州去首狀：首狀人歐寧七都鄭和，首為妖黨誘法事。白蓮香起，愚民競趨主齋。棍惡廖勛肆行淫謔，無所不為。糾集妖僧譚法明，左道惑眾，照水誑愚，本月初十，哨聚無籍棍徒五百餘人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謀為大逆。和身目擊其變，不敢隱瞞，只得奔首。爺台防患，預謀曲突，發兵剿滅，平民獲安。具狀來首。

郭爺正往金軍門處議事，攔街忽接鄭和首狀，遂問鄭和曰：「爾與廖勛有仇乎？」鄭和曰：「小人初見廖勛起會，只說講經說法，亦與共會。誰想今年三月，廖勛交一妖僧譚法明，能用術使人照水，便見各有帝王、后妃冠服之像。眾人深信其事，遂拜妖僧為國師，置造軍器，積草屯糧，偽造旗幟，大謀不軌，擇定八月出兵。小的不忍變生，因此首告爺台。」郭爺曰：「廖齋公尚未舉事，我差幾個牢子分為兩路，同去郭源，只說我這裡喜供諸佛，要刻白蓮教主，無人識得，只有廖齋公能知其事，相請他來到司前。我自去說。」鄭和乃同牢子前到郭源，請得廖齋公到司。郭爺一見即罵曰：「托齋煽眾，聚黨謀反，爾今當得甚罪？」齋公訴曰：「小的只是吃齋把素，並無強謀不軌之心！」郭爺曰：「不打不招。」吩咐權打三十，寄監按察司監，拿住群黨，再問廖勛。牢子打罷廖勛，押送按察司監去。遂乃出票去拿妖僧及趙春。牢子十數餘人，蜂擁直到郭源。趙春不知廖勛已拿去問罪，正在周村庵與那譚法明計議兵事，牢人突然到了庵中，法明知是事發，即欲逃走，被眾牢子上前打翻縛倒，同趙春一齊鎖了，即解司來，進稟郭爺。郭爺叫去取廖勛到此問。廖勛意圖訴脫，即具訴詞，司來訴：訴狀人廖勛，係順昌八都民。訴為洗冤事。身貧業農，勤苦自食。緣因俗尚齋素，報答五大。朔望每輪一人，作供念佛。勛費花銀三兩，四月輪上。各惡齋白食，眾懷恨，捏為白蓮，陷誣全會。竊思蓮教佛經，理不相蒙；寓兵於農，法從何起？惡止希脫一餐之飯，陷無辜滅族之刑，冤慘天昏，望光哭訴。

郭爺看了訴詞，叫帶和尚、趙春上來。牢子抓得二人，伏在台前。郭爺仔細一看，心中躍然。呼取夾棍過來，把和尚夾起，重敲三百。誰想和尚善奇棒法，敲夾全無感容。郭爺叫住了夾棍，心中忖度：「此禿必無遁法，只是有些邪術。」乃呼外面取狗血過來。牢子取得狗血來到，郭爺呼灌入和尚口內。牢子灌罷，又令將狗血遍身灑去。和尚一時被血所污，運法不來。

郭爺叫再來起，再敲三百，和尚無法，受刑不過，遂詐死於地，全無動靜。郭爺曰：「和尚既死，拖去教場焚了。」兩個牢子即將和尚拖到教場。和尚見上下無人，腰間遂取白銀三十兩，送與兩個牢子買命，叫他方便，行個陰鷲。牢子說：「我倒思量救你，只怕郭爺究出。你且走動我看。」和尚聽說叫他走動，一時放腳，如騰雲去了。牢子哪裡趕得上。遂計較在舊屍桶中，取一副骸骨，放在教場火中，取火焚化。收了銀子，轉去復命。

郭爺問：「和尚焚了？」牢子曰：「已焚訖。」郭爺見牢子面色俱帶懼容，心中已知賣放。乃叫取廖勛、趙春上來。郭爺罵曰：「你這蠢才！都被和尚愚惑，白白送條狗命！我今還要放你一干人，你可從頭訴出真情，我好代你婉轉。」趙春曰：「小的作會齋素，止圖死後超升，不想冤遇和尚譚法明善能幻術，令人照水，見得廖勛水中是皇帝形象，小的妻子胡氏是皇后形象，又照得眾人俱是將相形象，因此這和尚自稱國師，要小的學他兵法。鄭和不從他學，兩相角口，因此首在爺台。此係實情，望爺超豁。」郭爺曰：「我曉得了。」遂喚廖勛問曰：「你是齋會之主不是？」廖勛曰：「小的是做起會的。」郭爺曰：「不消說了。」叫牢子把廖勛先打三十再說。牢子打訖，郭爺曰：「你要淫趙春妻子，串通和尚照水，先以皇帝自尊，卻把皇后尊趙春妻子。春乃愚人，見皇帝、皇后，顯然彼亦必不脫公侯之任，唯舍一妻子而得大位，誰人不受？況爾為會首，香錢俱是爾收，豈無數百閒錢？以銀易婦，縱肆淫心，此尚小事。奈何真認為皇帝，遂蓄異謀，勾引無籍？凌遲大辟，你復何辭？」廖勛所行悉被郭爺參破，啞口無言。郭爺又叫左班牢子過來，吩咐：「你速去郭源，與我擒得和尚與胡氏到此。」叫牢子要密不通風。那先受銀的牢子又不敢動。郭爺亦不問他。

卻說和尚買了性命，復去到郭源，直入廖齋公家中，說道：「齋公已審無罪，眾人我都代他辯脫了，早晚也都要來。」胡氏問趙春怎麼樣。和尚曰：「他也放了。」胡氏深德和尚，遂整齋與和尚同食，遂為和尚所私。過一日，忽見郭爺牢子突至，即把和尚綁了。再問誰是胡氏。胡氏正待要應，早已被牢子縛住。當即解入郭爺台下。郭爺一見和尚、胡氏俱到，叫原牢子過來，笑曰：「爾這兩個畜生，燒得好和尚！」兩個牢子訴曰：「小的燒他，他有遁法，因此走去。」郭爺曰：「他既有遁，今日怎麼又捉得他來？我前日見你回話之時，兢兢恐恐，我便曉得你賣放了他。你得他幾多銀子？」牢子不敢隱藏，報道：「得他銀三十兩。」郭爺曰：「不是他來買命，是你賣命與他。」

又大不合偷已殮屍骨，冒來抵塞，罪不容誅！和尚、廖勛，你這賊畜！一個求淫而無計，一個假術以遂奸。他圖人妻子，你圖他銀子，今日更有何說？」二人見說是真，半言不能答應。

郭爺遂斷廖勛、和尚及兩個牢子四人，俱用火焚，揚其灰，以儆眾。胡氏當官發賣，趙春減死充軍。其餘脅從罔治。遂存招案，付案察司。判曰：審得廖勛倡白蓮主會，初意只欲科斂愚民香錢節禮，圖為一時肥家計耳。及悅胡氏之色，遂行囑僧之謀，照水誇尊，冠服異制。趙春安得不捐一妻以覬無窮之富貴哉！

淫遂計行，則造反由眾，而不由廖、僧。揆厥所自，廖、僧罪不容千死矣！火焚揚屍，用懲極惡。胡氏以婦女而混入男堂，姑准離異，以戒無恥。趙春免死充軍，餘黨悉免究問。二牢不惟縱惡，且又忍毀他人之骨，同火不貸。鄭和自首免罪。干證俱發寧家。

江頭擒拿盜僧

杭州風俗，婦女雅好諸寺燒香，尊敬和尚，動輒稱為阿公，無分內外皆相見。

一日，郭公巡杭，坐院理案，時夜事煩，假寐案上。夢見身到江頭，遇群僧十人，最後一小僧跪泣，似有所訴。既覺遂不去睡。迨至天明，叫幾個牢子，吩咐曰：「你去立於過江要路，倘遇群僧有十人數者，即言本官喜齋僧人，必要邀至公廳。」牢子

領命，即去伺候於江頭。果有游僧十人過江而來。

牢子依郭爺之言，上前致詞。僧相顧駭愕，姑與人見。郭爺曰：「我素好齋僧，但一時未備。」乃喚群吏人，各領一僧具齋。

僧不得已，各就吏廳受齋。惟一最少僧不遣，郭爺帶之入衙。

具五刑，謂少僧曰：「爾之情狀，我已盡知，速速直言，吾赦爾刑。」少僧即垂淚泣曰：「妾非僧人，乃山西遼州杜榆縣人。

父黎永昌，貢士出身，選廣西全州知州，帶母親及婢女二口，家僮二口之任。來至鄱陽湖，遇此九個強僧，盡劫財物，一家皆遭殺害。惟留妾一人，削髮為僧，雲遊江湖，冤遭輪流奸污。

妾不肯遽死者，以父母大仇未雪，正圖乘間伸此不共戴天之仇。

今遇老爺拿究，正小妾伸冤之日。」言罷大哭不止。郭爺曰：「爾且在我衙門暫住。」遂出堂吩咐兵快曰：「適才九僧乃江湖強盜，我已哄在各吏房吃齋。這僧人既是強盜，恐怕他有妖法。

你眾人下手，須要謹慎。」兵快曰：「小的自有主意。」

兵快出來商議曰：「我和你拿這些賊禿，須要下些毒手，每一人，可把五人去服侍他。」眾人議定停當，各自顯出手段。

隨入吏房，一擁而入。僧人縱有手段，施展不得，遂被擒出。兵快各將麻索剪綁，把九僧兩手俱先打壞，解至堂上。郭爺曰：「你這伙強盜，不知江湖被你殺了多少平民，淫污了多少婦女？

直直招來，俱是何方人氏？」其僧招曰：「小的俱是江西贛州府華林寺和尚。俗家俱在贛州附近，住居寺中西寮。今年該小的出外抄化，攢錢歸去。不合出到鄱陽湖，偶撞官舡，初意劫財，勢不獲已，遂殺戮一家。其女玉英未肯遽死。小的只得帶她四方餬口。所供是實。」郭爺見招，再把九僧行囊搜取，總有餘銀千兩。郭爺命取貯庫中，待黎玉英發長成人，連銀送她下鄉。僧人九個，押赴九門梟首示眾。因作審語，各門張掛，以戒杭民，不必惑於邪佛妖僧。判曰：佛本夷酋，柔惡惑眾，未有奉之而得遐齡，習之而存仁厚也者。華林寺蠲僧九人，假化緣為名，以行劫為實。

不惟搶奪孤客，每致殺擄民舡，財物享分，婦女輪污。冤之五蘊都空，罪難數舉。質之六根盡淨，刑宜疊加。戕黎知州一家生命，萬死尤輕；壞幼女子一身名節，寸斬攸當。

梟首九門，天威薄示。

淨寺救秀才

杭州湖山下有一淨寺，極其寬廣。內有五百尊羅漢，僧人有三百餘口，煩食四方。每年八月十五，例有一僧上天。各處化乾柴歸積寺，坐僧於上，下燃火坐化。其僧敲木魚唸經，至焚盡後已。但到化僧之日，不問杭城大小官員，俱來行香，深信淨寺菩薩靈感。是以遠近人民男婦，莫不來朝拜求嗣保病等項。內有妖僧方真性、舒真明、鄭心正，貪淫慘酷，無所不為。

每見遠方夫婦來燒香，有美色少艾之婦，輒斃其夫，而淫宿其婦。婦有貞節不從者，遂幽閉淨室經年，不怕她不從其奸。

一日，有紹興秀才徐俊，無子，聞得淨寺神明靈應，遂同妻詹氏來到寺中，燒香求嗣，止帶一僕徐富相隨。徐俊夫婦到寺，在寺中兩廊借一間房子安身。夫婦乃沐浴潔淨，上佛殿行香。遂到各羅漢處，一一行香。香罷復回房中歇息。不想被淫僧鄭心正瞧見，即入內室，與方真性、舒真明商議曰：「前日雖留得幾個婦人，貌還不見得十分，今有紹興來一秀才徐俊妻子，真個天姿國色，若得那婦到手，我死情願甘心。」方真性曰：「師弟若要，今當八月，免不得要人焚化，就拿來剃了他頭，扮作和尚，用藥麻了他口，其女豈不垂手可得？」鄭心正曰：「此時至八月，還有兩個月日，怎麼等得？他或起身去了，如之奈何？今晚只請他來吃齋，把他兩個拿了才是。」舒真明曰：「只是他有家人妨礙。」方真性曰：「一發拿下便是。」

鄭心正盡起齋素，著小侍者來，請他夫婦及家人去吃一筵齋飯。詹氏不肯同去，侍者曰：「並無他人，只是相公兩位自食。」徐俊此時已打發徐富人城僱轎，擬明日起身，正不在家，夫婦乃鎖上房門，入內舍吃齋，齋罷，徐俊拜謝侍者。夫婦出得後堂，詹氏忽被兩三僧人搶將去了。徐俊聽得妻子喊叫，連忙趕去，又被兩個僧人擒得去了。方真性拿得徐俊，綁了手足，鎖在密室之中。任從喊叫，不見天日。鄭心正拿得詹氏入室，便要強姦。詹氏自忖：「此禿如此無狀，若不以計縛他，必遭淫辱。」見鄭心正牀頭有把腰刀，遂執之在手，又見毒鼠砒霜一包，亦執之在手。乃謂心正曰：「我今被你拿在此間，亦是犯人無疑。只是你要依我一件，我便從你；你若半聲不依，我便服藥砍死！」心正曰：「什麼事？你忙說來。」詹氏曰：「我在家許願，要過八月十五日，方行夫婦之禮。今日與你有緣，待我過了八月十五日，我便與你成親。我在此坐，只許小侍者三餐送飯。爾若不依我，惟有死而已。」心正聞得此言，心中要去奸她，又恐逼死；不去奸她，慾火又難抑制。左思右忖，如今她走不得，只是兩個月日，有何難哉！遂從其言。詹氏在禪房中日夜提防，只望家人來救，心中暗暗叫佛超度。

卻說徐富晚夕入城催夫，閉了城門，不得出來。天明到寺去，進到西廊，只見房門鎖上，並無人蹤。徐富前後一尋，寺屋又廣，哪裡去見？一連守了二日，打開房門，只見行李又在裡面。心中躊躇，又往寺中各處去問，全無動靜。徐富放聲大哭，走出寺外問人。或有人說道：「此寺中多有惡僧，淫人妻子，爾家中莫非被他謀死未定？」徐富曰：「這等怎了？」

那老人曰：「杭嚴道甚清，何不那裡去告？」徐富人城，便請人寫了狀詞，走到分巡去告：告狀人徐富，係紹興府人。告為救主事。家主生員徐俊，主母詹氏，夫婦無嗣。審知淨寺神佛靈驗，本月初三人寺燒香，寓寺兩日。身昨入城僱轎未歸，今早轉寺，止存房門空鎖，夫婦無蹤，遍尋不見。竊思寺僧數百，兇惡甚多。求嗣滅身，佛豈為崇？只是奔告爺台，撈究主人下落。死生銜恩。上告。

郭爺接了狀詞，吩咐徐富：「你且轉去，我即差人去訪。」

誰想徐富盤纏用盡，星忙歸紹興，討盤纏去了。郭爺差民壯訪了數日，亦無動靜。乃親到寺，拿得幾個住持僧來問曰：「你這寺中有多少和尚？作速報來。」僧法慧即將寺中和尚，一一登簿，送與郭爺觀看。郭爺執簿，就要點過和尚名數。將次點到方、舒、鄭三個和尚，見他服飾行狀俱不類僧，心中便疑，叫手下鎖了，即時帶到分司。郭爺問曰：「你這三個禿驢，不知被你姦淫多少婦女，謀死多少人命？從直招來，免動刑法！」

方真性等三人連名訴曰：訴狀僧方真性、舒真明、鄭心正，係杭州淨寺僧。訴為分訟蟻命事。佛性慈正，僧心寂滅。真性等自幼出家，夙遵梵戒，五蘊六根，時刻存中。本寺雖常有善信燒香，亦是十方施主，接待惟懼失禮，謀害何敢存心？一寺五百餘僧，俱是異姓相聚，一代有私，難掩眾目，覆盆之下，豈無天知？真待訴明，懇思分豁。上訴。

郭爺看了訴詞，即叫皂隸拿得原告徐富來對理，誰想徐富無了盤纏，漏夜回去取盤纏去了，無人對理。皂隸回覆，叫保家滅行，保此僧人出去，待徐富到再審。滅行寫了保狀，保得方真性等歸寺去了。適逢明日是八月十五，寺中該輪一僧上升。

方真性等商議曰：「如今拿得徐俊在此，不如處他死地，免得郭爺來究。」到晚將酒肉與他吃了。方真性乃對他說：「明日是中秋大會，你亦年災月行，撞在我寺中。我今將你頭髮削去，裝做我僧大家，送你上天。你來生再去做個好人便是。」徐俊心中自忖：「我這等之人，倒被這些賊禿致死，妻子被他奸宿，有這等天理不成！且到來日又作區處。」及至十五日大早，眾和尚吩咐火者，在寺門首堆起二丈高乾柴。方真性稟主家曰：「今年該我寮和尚上升。」遂將徐俊頭髮削去，付小魚放他手中，把一盞迷魂藥湯與他吃了，即推柴上去端坐。方真性親自教他敲動木魚，眾人下邊四週發火。寺中五百僧人俱來，動起法器，看經誦佛。杭城三司府縣眾多官員，俱來行香。

時郭公亦在於其中，行香已罷，眾僧俱來磕頭。郭公注目仔細看住柴上那和尚，手雖在敲木魚，面卻帶有憂容，又見頭上發跡細膩，心中便起疑。乃對大方伯曾公如春曰：「學生看此坐化之僧，分明是假。」廉憲常公居敬曰：「郭先生怎麼見是假的？」郭公曰：「僧人上升，乃是一生美事，必修至於老，方能有此德行。今觀此僧，年不滿三十，面帶憂容，發跡細膩，事豈不有可疑乎？」常、僧二公果疑曰：「郭先生所言理或然也。」遂密傳令陳總兵，點兵五千圍寺。陳總兵得令，即率五千兵，把寺周圍圍住。郭公叫手下撲滅了火，取得那僧到身邊，問他原故。其僧以手指口，郭公知其被麻住，即取水灌之，吐出惡痰，便能說話。遂對郭爺哭訴曰：「生員是紹興府學徐俊，止因無子，聞寺中佛靈，來此燒香。同妻詹氏，家人徐富，六月初一日到此。不想淫僧方真性、舒真明、鄭心正肆行淫惡，哄生員夫婦後堂齋飯，即將生員縛去，妻子今不知生死，家人徐富亦不知去向！」郭爺曰：「徐富前在司裡告狀，今去取盤纏去了。今日我若來遲，賢契幾乎喪命。」常、曾二公敬服郭公明察，遂揮兵入寺，將五百和尚盡數拿下。又入僧房私室一搜，搜出上百婦人，俱是前後燒香係在此寺，但內中並無詹氏。郭爺叫徐俊自同步兵前去尋取。尋到一室，但見詹氏骨瘦如柴，手執腰刀，坐在裡面。見了丈夫，相抱大哭。對丈夫曰：「我若非是此刀，久矣性命不存！」遂同到郭爺面前拜謝。詹氏即將鄭心正挾奸與己拒奸之計，詳細稟明。郭爺曰：「烈哉此女！他日必膺大誥命矣！」郭爺遂撥站缸一隻，送徐生員夫婦歸家。

徐俊夫婦再三拜謝三司而去。五百僧人，不問首從，令陳總兵押到江頭，悉皆斬首。郭爺單傳方、舒、鄭三僧，命牢子鎖入分巡道俟候。三司乃將所搜婦女，各地方各訪原家領去。將寺中封鎖，永不許僧人住持。寺產登籍入官。

郭爺別了三司，遂轉本司，呼取方、舒、鄭三賊過來。郭爺笑曰：「我前日拿你，你尚強辯。今日何如？」方僧只是低頭認死。郭爺曰：「你豈易死！」叫劊子手來，將三賊綁於通衢，「務要凌遲三日方許斷命。若少一個時辰，爾即填命。」劊子手領命帶去行刑。郭爺乃作判語，以聲布其惡。判曰：佛取人非，僧取人曾，若以人非為惡人曾念佛也。今方真性等，假佛出家，燒香惑眾。裝為每年中秋一僧上升，煽動四方男女俱來朝拜。冶容者即殺其男，嬌嬈者即奸其婦。似此惡行，安可容於覆載間哉！徐俊夫婦求嗣，鄭賊欲奪其妻，方、舒即縛其夫，柴焚滅跡，不知先徐俊而成煨燼者，有幾多人耶？恣一時之欲，而滅絕人夫婦，瀆污人人倫。三賊凌遲三日，聊為萬姓伸冤。

和尚術奸烈婦

山西太原府平定州劉實，家資豪富，錢谷巨萬。娶妻白氏，甚是賢德。生有三子，長尚智，次尚仁，再次尚勇。尚智專走北京做買賣。尚仁讀書，習易經，補府庠。尚勇即從尚仁讀書，情雖兄弟，介則師生。尚仁一日因科舉不中，憂悶成疾，臥牀不起。尚勇時時入房間疾，看見嫂黃氏冶容襲人，恐兄病體未安，或溺於色，未免損神益甚，欲移兄書館養病。黃氏曰：「哥哥病體未痊，恐移書館無人服侍，怎麼一時得好？還是留在家中，好進湯藥。」尚勇覲然不悅，慮嫂迷戀其兄，但見親朋來看兄之病，尚勇便曰：「哥哥不聽吾言，必死於婦人之手。」

卻不知，黃氏實是愛夫速好，非為色慾不使離身。

及至一日，病不能起，乃謂黃氏曰：「急叫叔叔來吩咐。」

黃氏遂謂叔曰：「哥哥病甚，快請叔去求訣。」尚勇大怒曰：「前日不聽我言移入書館，今日叫我何用？」尚勇入至牀前，尚仁哭曰：「今我死矣！你好生發憤讀書，務要博一科第，莫負我叮嚀之意。你嫂心性貞烈，少年寡居，爾好為看顧。」言罷即時氣絕。尚勇痛哭，幾死數次。執兄之喪，毫不敢忽，自始至終，一於禮而不苟。宗族鄉閭皆稱尚勇事兄如事父，真難兄難弟，世無有二。厥後侍奉寡嫂黃氏，極盡恭敬，略不敢一些怠慢。黃氏七七追薦丈夫，哀毀骨立，水漿不入口者，將至半月。

迨至百日，眾皆勸曰：死者不能復生，徒饑無益，亦當節哀順變，毋為徒苦。黃氏聽人之勸，漸漸略進飲食。

倏爾週年，黃氏之父黃安禮痛癩少年身死，乃具香紙金錢，親到劉家超度女婿。有族姪黃皓在天寧寺出家，遂叫他來做功德。黃皓即帶得徒弟張法能、寶慧寂同做善事。尚勇見親家帶和尚來家，心甚不悅。乃對黃安禮曰：「道場乃杳冥寂城之事，全無益於先兄。」安禮怒尚勇不該說此言，遂謂女兒曰：「我來追薦你丈夫，本是好意，爾叔甚不歡喜。待兄如此，待你可知！」

黃氏曰：「他當日要移兄書館，我留在服侍，及至兄死，他深恨我不是。至今一載，並不相見，兄且囑他盡心待我，今只如此，他日可知！」安禮聽女之言，益怒尚勇。及至追薦功德將完，安禮呼女吩咐曰：「和尚皆家庭親眷，可出拜靈無妨。」黃氏衷心本盛，況又聞父之言，遂拜哭靈前，悲哀不已，人人慘目寒心。只有淫僧寶慧寂，見黃氏容色，心中自忖曰：「居喪尚有此美，若是喜時，豈不國色天姿？」淫興遂不能遏。

到得夜深，道場圓滿，諸僧皆拜謝而歸。安禮復謂女兒曰：「眾僧皆家中親屬，禮薄諒不怪。獨寶長老是異性，當從厚謝。」

黃氏復加禮一封，從父之命。豈知慧寂立心不良，假言先歸，遂隱身藏於黃氏房內牀下。及至黃氏來睡，慧寂悄悄走出，即以迷魂交媾之藥，彈於黃氏身上。黃氏一染邪藥，即時淫亂，遂抱慧寂交歡，恣樂無已，極盡纏綿，不肯放手。及至天明，藥消迷醒，知其玷辱節義，咬舌吐血，登時氣絕悶死。慧寂即時逃走歸寺去了。復將黃氏謝禮銀一包，放在黃氏懷中。意其醒來時，必然想他。孰知早飯後，婢女梅香攜水入房，呼黃氏洗面，只見主母死於牀上。梅香大驚，即報尚勇曰：「二娘子已死於牀上。」尚勇入房看時，果死於牀上。尚勇愈加大恨，乃呼眾婢抬出，殮殮於堂上。當時黃氏胸前遺落銀一封，梅香藏起。此時安禮歌在女婿書館，一聞女兒之死，即曰：「此必尚勇叔因奸致死也。」遂入後堂，哭之甚哀，大罵曰：「我女天性剛烈，並無疾病，黑夜奔死，必有緣故。咬舌吐血，決是強姦不從，痛恨而致。若不告官，冤苦莫伸！」還家語其妻子曰：「尚勇既恨我女留住女婿在家身死，又恨我領和尚做追薦女婿功德，必是他乘機肆惡，強姦飲恨，女故咬舌吐血身死。他是讀書之人，我寫狀提學道去告他。」

告狀人黃安禮，係平定州人。告為奸殺服嫂事。女嫁生員劉尚仁為妻，不幸婿亡。甘心守制，誓不再醮。獸叔劉尚勇，悅嫂起淫，抱牀強姦。女忿咬舌吐血，登時悶死。

欺滅死兄，強淫服嫂，瀆倫殺命，風化大乖。法斷填命，死生感激。上告。

劉尚勇在家，聞得黃安禮在學道處告他強姦服嫂，心中忿悒無門，乃扶兄乏靈，痛哭致死，捶胸嘔血，大叫一聲，僕地立亡。果然渺渺英魂不散，來至陰司，撞見亡兄尚仁，叩頭哀訴前事。尚仁泣而語之曰：「致爾嫂於死地者，寶和尚也。有銀一封，在梅香處可證。爾嫂已寫在簿上，可執之見郭爺，冤情自白，與爾全不相干。我之陰魂，亦在道中來代你訴明。爾速還陽世，後可厚葬爾嫂。」尚勇還魂，已過一日矣。郭爺拘提甚緊，尚勇即具狀申訴：訴狀人劉尚勇，係平定州民籍，訴為劈誣事。勇習儒業，素遵法守，拜兄為師，事嫂如母。兄死待嫂，語言不敢妄通。冤遭嫂父黃安禮帶淫僧寶慧寂來家，追薦邪法，行淫逼嫂身死。乞爺拿究淫僧，冤誣立辨，生死銜恩。上訴。

郭爺見了訴詞，即拘原、被告人道對理。黃安禮曰：「女婿病時，尚勇欲移兄書館，已恨我女不從。及婿身亡，深恨我女致死伊兄。因此肆行強姦，亦逼我女身死，以償兄命。」尚勇曰：「小的縱有怨嫂之心，豈有奸嫂之意？辱吾嫂而奸之喪命者，寶慧寂也。與小的全不相干！乞爺拘得寶和尚來，便見明白。」黃安禮曰：「寶和尚只是一日功德，我女尚未見面，功德完日，即便歸寺，安敢擅入女房，逼女成奸？」郭爺曰：「和尚眾多，你怎說是寶和尚？」尚勇曰：「小的昨日聽得黃親家告狀，小的魂死入地，陰司撞見亡兄，詳細對我道及此事。」

郭爺怒曰：「畜生！在我眼前，敢來說此鬼話！」吩咐皂隸，重責三十。尚勇受刑不過，大聲哭曰：「哥哥陰靈速來救我！休使兄弟受這苦楚！」尚勇叫罷，忽然郭爺登時困倦，伏於案上。

夢見劉尚仁向前訴曰：「生員不幸，有負宗師大人提拔。今日岳父告兄弟姦情，此全是假的。蓋吾妻之被辱身死，乃寶和尚邪

術之所致，與吾弟全不相干。梅香撿銀一封，即昔日宗師歲考所賞之銀。吾妻賞賜和尚，記在簿上，字跡顯然，萬望宗師重究和尚之罪，疏放吾弟無辜！」郭爺醒來歎曰：「聰明正直為神，劉生生而明正，死果為鬼之靈乎！今聽夢中之言，則尚勇所訴，誠不虛矣！」乃喚尚勇近前曰：「適才爾言誠非妄訴，夢中爾兄已告我矣！吾必為爾辨別此冤！爾可取嫂簿來給我看；叫爾嫂嫂婢來，我問她。」尚勇曰：「嫂嫂簿與婢，皆嫂自收自用，小的不敢擅取擅呼。」郭爺即差人去執簿，捉得婢來。郭爺曰：「爾拾得銀一封，今在何處？」婢曰：「現在此間。」郭爺接上一看，見銀果是自己給賞的。又取簿看，見簿上果載：「用銀五錢，加賜寶和尚。」

郭爺叫快拿那寶和尚過來。差人拿得寶和尚到台，將夾棍夾起。和尚即自招認：「不合擅用邪藥，強姦黃氏致死。謬以原賜賞銀一封，付在胸前是實。情願甘心受罪，不敢妄乾尚勇。」

郭爺得了和尚供招，遂判曰：審得和尚竇意寂，心淹色慾，不思色即是空，惟欲空中覓色。同眾僧入劉家功果，獨昧心戀黃氏嬌嬈，齋罷散歸，潛匿房室，俟黃入寢，邪藥行淫。縱己一時之私快，污黃氏萬世之清貞。婦父無知，嫁叔奸嫂。若非陰靈見夢，則尚勇終斃杖下，而烈婦卒冒惡名矣。似此淫僧，即時處斬。安禮不合妄告，黃皓容縱賊徒，俱各以答。取供。